

「這是——阿B的？」沒有回應。但從阿欣正面朝向我估計，她應該是在看我，只是因為視線被墨鏡阻隔，我無從得知她以何種方式看。有可能是翻白眼，有可能是死魚狀。當然也有可能是以溫柔讚許的目光，只是這可能性比在自動售賣機按出一條抹香鯨還低。

如是我不再看她，轉而看這空間。空間給我的最大印象是「理所當然」。空氣瀰漫着清淡的番茄與香草味。白色瓷磚牆身、黃色階磚地板。場所的主角，也就是製作拿玻里 Pizza 必備的石爐，以打磨過的灰色石塊砌成，形狀儼如一隻雞蛋自天而降，直插地面，只露出上半部分。石爐中央設有半圓鐵網，Pizza 便是在此處烤成。鐵片紋理斑駁，儼如裝甲久經戰火。卻一塵不染，爐底亦不見任何餘灰。想必有人為此悉心打理。石爐右邊是洗手盤。毫無花巧，那種你能在全球許多餐廳都找得到的不鏽鋼洗手盤。左邊則是放材料的玻璃架。三支橄欖油如準備合照般並列。兩個金屬大碗分別放滿

原片羅勒葉和聖馬爾扎諾番茄，香氣便是自這裏傳來。沒有見到莫薩里芝士（後來聽阿欣說，最好的莫薩里拉只能即日購買）。砍好的柴支放在玻璃架下方。它們粗幼不一，最粗的放左邊，最幼的放右。大概阿B就連燒柴也有講究之處。在洗手盤、石爐與材料架前面，則是一張石製長枱。枱的角落依次放有四隻碟、三個碗，兩個簍箕和一個放糖鹽的塑膠盒，彼此之間相距五厘米。焗 Pizza 用的鐵鑊、切 Pizza 用的輪刀、裝 Pizza 用的紙盒，一應俱全。

這一切都是為 Pizza 而設。唯獨與 Pizza 相關的事物可以留存在這個地方，就連空氣，也彷彿只為做 Pizza 的人而存在。因應絕對目的而設計的絕對空間。所謂「理所當然」就是這麼回事——

唯獨兩件物品，與這裏格格不入。

（說故事的人之四十一）



葫蘆裏的骨灰

李德裕被貶廣東瓊山。

有一天，李德裕遊到了一座古寺，裏面有一禪院，他進去坐了好長時間，忽然，看見牆壁上掛着數十個葫蘆，就問老僧：那葫蘆裏都是藥嗎？我這段時間，腳沒有力氣，您可以給一個嗎？老僧感嘆地說：那些葫蘆裏的東西不是藥，都是人的骨灰呢。這些人，都是太尉您在朝當政時，出於私仇而將他們貶到這裏留下的骨灰。我是可憐他們，將他們的屍體收起來燒掉，然後，用葫蘆保存好，以等待他們的子孫來尋找。李德裕一聽，心情一下子沮喪到極點。返回的途中，心就疼痛不止，當夜就去世了。

唐文宗和武宗時代，李德裕都是宰相，權傾一時，牛李黨爭中，兩黨交替進退，一黨在朝，便排斥對方為外任。兩年後，李德裕也死在了被貶地。

李德裕的登亭詩，其實挺感傷的：我每次上亭子，都要朝長安的方向望呀望，什麼時候才能回呢？這路遠得，連鳥都要飛半年。我被困在這崇山峻嶺中，根本無法出去，再說，那

些山也捨不得我離去呀！都說生活是文學之母，還真是這樣，這詩非常不錯，配得上他詩人的身份。李德裕坐在長安高高的辦公桌前，一張又一張地簽發着被貶官員的簽發令，他應該想到，那最偏僻的地方，活着回來的機會已經很少了。但他就是沒有想到，自己也會被貶到最害怕的地方。

李德裕病死在瓊山，但究竟什麼病，史上沒有細說，數十個骨灰葫蘆，這樣的細節，是巧合，也許是杜撰，但合情合理。歷朝對李德裕的評價其實挺高，梁啟超甚至將他和管仲、商鞅、諸葛亮、王安石、張居正並列為六大政治家。唐懿宗時，又恢復了他的官爵，加贈左僕射。

不知為什麼，我讀到這一葫蘆骨灰細節時，依然唏噓不已。



回憶一下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：入住高檔酒店時在臥室床上看到糖果、餅乾等小禮物，或是做完夜床後在枕邊發現了幾塊包裝精美的巧克力？很多人可能都似曾相識但也不以為然，事實上，這巧克力的身世大不簡單，它包含着一位荷里活明星「八卦滿滿」的風流史，還給很多單身菜鳥們上了「技能滿點」的一課！

這個故事，要從五十年代開始講起了。當時著名影星加里·格蘭特（Cary Grant，港譯：加利格蘭）事業正蒸蒸日上，生於英國的他十六歲便到百老匯闖蕩，剛剛認識了名導希區柯克（港譯：希治閣），並提名兩次奧斯卡最佳男主角。他塑造的英倫紳士形象深入人心，從着裝品味到個人風格，一舉手一投足都讓人瘋狂，是萬人迷祖師爺無疑了。

就是這樣一個外表風度翩翩，內心卻有風趣反差萌的人，自己的感情生活卻比電影還精彩。他在美國聖路易斯市的一家酒店訂下了長期的頂樓套房，不僅是工作需要，也更方便跟情人約會。雖然那時候，這位大明星已經三婚。在某一天，情人比他更早到達房間，驚奇地發現，從客廳到臥室、一直延伸至枕邊，竟然被一塊塊巧克力鋪成了一條路！而這條路的盡頭，就是格蘭特親手寫的情書。此情此景，不光情人感動，就連聽到傳聞的工作者都紛紛折服，情聖情聖，果然一出手就完勝。

此後這家酒店便以此為靈感，沿用了枕邊擺放巧克力的「小心思」，希望住客都能得到多一份感動和驚喜。慢慢地，這個趨勢演變成美國高端酒店業的固定操作，一直延伸到世界上其他國家。有趣的是，格蘭特當初所在的酒店後來因為經營不善頗為動盪，送巧克力的名目也戛然而止，讓很多客人極度不滿。五年前終於易主成功，開業之前的第一句話便是告訴客人們：那枕邊又浪漫又八卦的巧克力，回來了。

原片羅勒葉和聖馬爾扎諾番茄，香氣便是自這裏傳來。沒有見到莫薩里芝士（後來聽阿欣說，最好的莫薩里拉只能即日購買）。砍好的柴支放在玻璃架下方。它們粗幼不一，最粗的放左邊，最幼的放右。大概阿B就連燒柴也有講究之處。在洗手盤、石爐與材料架前面，則是一張石製長枱。枱的角落依次放有四隻碟、三個碗，兩個簍箕和一個放糖鹽的塑膠盒，彼此之間相距五厘米。焗 Pizza 用的鐵鑊、切 Pizza 用的輪刀、裝 Pizza 用的紙盒，一應俱全。

我經常要往美髮店的原因，一是造色，二是焗油，這兩類是最普遍的美髮項目，雖然染髮可以利用日本流行的純天然美髮品，自行在家作簡便的染髮，效果也不錯，但相隔一段日子，仍必需要修剪和專業染色。焗油的問題，因為需要專門的儀器，其熱

文人寫一篇文章，要用眼觀察，用耳聽，用腦思考，用心體悟。眼、耳、腦、心全數利用，就能成就不凡的文章，用手抄錄之，僅僅是最後一步。

談到具有一雙奇特眼睛的文人，首先令我想到的是顧城。顧城是著名的朦朧派詩人，他眼睛所看的，是無垠的世界，也是細微的塵埃。他一生創作過逾二千首詩，其中一首頗能夠展現他才華的便是《一代人》：

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／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。

於我而言，看到黑夜只能看到「睡眠」，又或能想到些諸如「污穢」之類的意向，但顧城從黑夜的意向看到「眼睛」，又能從黑夜中看到光明。這種才能從何而來？

顧城的父親便是詩人，家學淵源下，詩

眼睛

人在年幼時就展現出對文字的過人領悟力，是不折不扣的天才。在八歲時候他曾經寫過詩歌《楊樹》：

我失去了一隻臂膀，就睜開了一隻眼睛。

這句詩用眼睛來比喻楊樹被砍下枝杈後留下的傷疤，具象的比喻和「不經意」間的隱喻。從極練達的十六個字中能令人悟諸多深意，詩人之才，可見一斑。

詩人想像力與洞察力就如同生出了第三隻眼般強大，但正如詩中所說，縱使樹睜開了眼睛，也始終失去了臂膀。將屋裏的天花板揭掉，除了能看見星空外，帶走的還有對風雨的庇護。上天對顧城也是如此，他的洞察力與想像力背後，是敏感的神經和獨裁者般的佔有欲。在生活中，顧城可謂是「白痴」。悲劇也從此開始。

在成名後一段時間的一九八八年，顧城與妻子謝燁前往新西蘭定居，生有一子木耳，顧城不能容忍小孩奪走妻子對他的愛，謝燁只好將小孩寄養在朋友家中。一九九〇年七月顧城曾經的學生成為第三者，謝燁竟能容忍三人世界。一九九三年，第三者與英國情人離開新西蘭，顧城大受打擊，頓生離意。

直到同年十月，眼睛閉上，詩集落筆。



龍珠

時代廣場的《龍珠》展，的確勾起小時候跟《龍珠》成長的片段。

八九十年代有一本動畫雙月刊叫A Club，那是用辦文學雜誌的高度去辦動畫雜誌，直到今天仍然覺得驚為天人，或許找回回憶和介紹一下。A Club除了介紹香港播映的動畫，也會介紹日本播放的。所以在無線播放之前，我已經認識了孫悟空和奘。

無線最初是星期日早上播放的，當時的電視很認真，要開拓星期日早上小朋友的時段，從八點半開始一連播放三套動畫，分別是世界名作劇場《莎拉物語》、美國動畫《銀鷹俠隊》和《龍珠》。也許是A Club的影響，我對美國英雄一向少有好感，但酷愛日本動畫，焦點自然落在《龍珠》身上。最初

的《龍珠》主角孫悟空只有十二歲，是一個借《西遊記》的人物設定而創作的冒險故事，當時算是受歡迎但不算大熱，就是因為「人設」出色而讓大人小朋友都知道「集齊七顆龍珠可以許願」和「主角叫孫悟空」這兩回事。

後來，忘記了什麼原因，《龍珠》被調到星期一至五下午大約四點半，《閃電傳真機》時段內播出，播出的方法十分奇怪，原本大約二十多分鐘、分上下兩節的所謂半小時作品，竟然被安排分開兩日播放，每日播放時間只有十一二分鐘。這段時間看的《龍珠》是最沒趣味的，要知道《龍珠》不是《叮噹》，《叮噹》是以十五分鐘一個起承轉合來製作的，可分拆播放《龍珠》，就像把

起承轉合切開，再加上動畫本身節奏奇慢，我感到那段時間，是《龍珠》在香港的低潮——我的「感到」，是從學校跟同學的興趣、話題去感受，後來長大後跟一些同齡人分享回憶，幾乎都有一致的睇法，相信有一定代表性。

香港《龍珠》熱潮的開展，應該始於港譯《龍珠二世》、日本原名《龍珠Z》，講述孫悟空長大後跟外星人戰鬥的故事，這跟播放時間也有關係：晚上十二點！小孩要睡覺不能看，但有睡眠自主權的年輕人和父母一起看，熱潮一發不可收拾。下次續談。



詩書一體的《黃州寒食詩》

在蘇軾的《黃州寒食詩》墨蹟中，詩歌與書法表現出深層的聯繫，詩歌的意趣影響書法的表現，二者的趣味息息相通，乃至同頻共振。

兩首《黃州寒食詩》表達的皆是悲鬱之情，第一首較為含蓄，第二首則直抒胸臆。《唐宋詩醇》云：「二詩後作尤精絕。結四句固是長歌之悲，起四句乃先極荒涼之境。移村落小景以作官居情況，大可想矣。後人乃欲將此四句裁作絕句，以爭勝王、韋，是乃見山忘道也。賀裳曰：黃州詩尤多不羈，『小屋如漁舟，濛濛水雲裏』一篇，最為沉痛。」稱後作比前作更為精絕倒也未必，但後作「最為沉痛」則是事實。第一首詩的結尾「何殊病少年，病起頭已白」，用的是一個比喻，少年病愈而青春不再，一方面喻示

等雨停的時候春天也已經過去，一方面喻示自己即使有重見天日的時候或許也來日無多。第二首詩的結尾「也擬哭途窮，死灰吹不起」，化用了兩個典故，一是晉人阮籍途窮而慟哭的故事，一是漢代韓安國（字長孺）「死灰復燃」的故事。蘇軾在這裏直接地抒發窮途末路之痛，表達死灰不能復燃的窒息感和絕望感。第一首詩的結尾固然悲鬱，然而尚且留有一絲「病起」的希望，而且用比喻的方式來婉轉表達，無論從語義還是從表述方式來看，沉痛之情都沒有第二首詩表現得那麼鮮明和強烈。

兩首詩的詩意不同，書法的表現也頗有不同。第一首詩的「何殊病少年，病起頭已白」二句寫得較為平和內斂，第二首詩的「也擬哭途窮，死灰吹不起」寫得跌宕起伏。

在這篇墨蹟中，「哭途窮」在詩中表現的情感最強烈，在書法中也寫得最大、最重，猶如一首樂曲的最高潮。末尾的「死灰吹不起」表達了一種絕望、無奈的情緒，字形漸漸變小，如同悲聲漸泯，餘音繞樑。

這是一篇詩書俱佳的墨蹟，詩情之跌宕便是書趣之起伏，二者融合得天衣無縫，誠如黃庭堅在跋語中所說，「試使東坡復為之，未必及此」。



一家人去樂遊

說來很有趣，我們到餐室來不但為吃東西，也為可以賞玩大鵝。因海島餐室內有對鵝和表面上看來有些兇惡的大鵝，不少遊人一個個排列成隊等待着，要來跟大鵝拍合照呢。我們的寶貝小女兒也是企定定排隊，等待着，浩浩蕩蕩大過姊姊康兒，他竟說要自己一個跟大鵝拍合照呢。

兒女現在長大後，我們很期待孩子也能帶我們去旅行，這樣彼此之間的身份可以來一個逆轉就好了。如一切都能交給他們安排，定必見證了他們的孝心與能力。但要搞家庭遊真談何容易？

妹妹為了策劃家庭樂，竟然在大半年前，就要籌備並不斷徵求意見和修改。曾經有過的經驗，是今年七至八月想到加拿大倫多探侄女遊兩星期，與夫家弟妹們共商美事，終究是不得成事，由於大家都工作，各有各的忙，假

期不一，你行我不行，我可以，你又不方便；明珠探探侄女，就得先把工作抓緊提前做好，將專欄稿件寫多一些，還要將公司電話飛線「飛到手機」，又把電腦一起帶走才可以，雖然如此，似乎什麼都不會耽誤……但有人說：「到加拿大倫多兩星期嗎？太長了，我又不想錯過三十周年書展……」

於是，各人都有個人主見，不必說，過五關也難以修改，加拿大倫多的「家庭遊」，經驗是本來與夫家弟妹們共商美事，終究是不得成事很掃興，只好期待明年吧。（下）



家中美髮要注意些什麼

髮師認為，如非必要，每隔兩至三天洗一次已足夠。

洗頭就一定需要用洗髮水，要怎樣從琳琅滿目的架子上選擇到一支適合自己的洗髮水，專家的見解是洗髮用品最重要是能夠適當清潔髮根，不要清潔不足，但亦不能過度清潔，頭髮本身有天然的皮脂分泌，健康的髮質洗頭後必須一定要用護髮素，除非你是經常漂染、電髮和每天用風筒吹髮，那才需要使用護髮產品來減輕對頭髮的傷害。

記得髮型師曾經告訴我，不要用一種洗髮品過久，應該相隔一段時間換一種產品，可以增加功效。現時的美髮品，也會不時轉換功效，除護髮外也加強防脫髮等功能。

